

cmchao / February 08, 2011 09:42AM

[河床上的小米](#)

河床上的小米

文/鄭淳毅 on 二月

連日來，桃源區各村子接二連三，喜宴特別多，婦女們笑說：「我們喝喜酒要喝到過年耶，豬肉都吃到不想再吃了。（布農族婚禮要殺豬分贈賓客）」可能是最近好日子太集中了，不過，也有的喜宴是「補辦」的。本月初，復興里的婦女，向對面正在搭棚子的人家努努嘴，對記者解釋道：「那邊在搭棚子，明天要殺豬。女兒嫁給平地人，明天要補請客。之前不是沒有路嘛，豬運不上來啊！」

桃源區最靠內的復興、拉芙蘭、梅山三個聚落，歷經半年的雨季，居民們終於在去年11月乾季來臨後，盼到了久違的河床便道，幾乎將與外界斷絕的聯繫，似乎漸漸活絡起來。

然而，除去幾天喝喜酒的日子，村莊的日常生活依然靜寂。白天，農地尚在、也有農路可通行的居民，多半都在山中的huma（農地）辛勤工作；一年前常見的八八零工打掃種花的身影，則已幾乎絕跡。只有在傍晚，農人返家後，與三五親友聚在門口烤火，喝酒談天，才是一天中最能聞見人聲的時候。

河床上的小米

行駛在顛簸沙河路上，塵沙飛揚的場景與一年前災後不久差相彷彿。稍有不同的是，其中一段路旁，赫然出現一片小米田。這是復興里的潘家種下的。

「這裡以前是人家的芒果園，都流掉了。我們租來想說種點東西。」潘家的女兒阿芬說明。荒蕪貧脊的沙河地上，通常不是小米會生長的地方，但潘家煞有介事的整地、安排灌溉用的水管。眼看著小米只抽出歪歪斜斜的幾支苗，似乎營養不良，阿芬說：「可能是這裡的土真的不適合種吧，要不然就是太冷了，之前好幾波寒流，我們家門口都結冰了！」小米會不會長不起來呢？阿芬笑說：「我們還有花生。」定睛一看，小米田隔壁灑上的花生種子，倒是如主人的期盼，整齊劃一的冒出綠油油的嫩葉。

但即便花生能長，也得好幾個月才成熟，若不能趕在雨季前收成，河床上的小農園豈不又覆沒在滾滾流水之中？阿芬聳聳肩說：「那就流掉啊，不然怎麼辦呢？」

八八災後，務農人家的生計愈形艱窘了。「救急賑濟」性質的八八零工已結束，但農地流失、農路毀損、水源改變、交通中斷無法運輸作物……，種種打擊不一而足，並持續發生。但與其鎮日荒閒，不如在僅有的土地上盡其所能耕耘，而對於收穫，似乎又一貫顯得隨時知命。

狗比人還要多

拉芙蘭里旁的樟山（阿其巴）部落，多數人家已遷入永久屋，只有兩三戶留居山上，Ibu家是其中之一。有兩個孩子還在念小學的Ibu，從前經營小菜園，蔬菜賣給賣來的中盤商，每月都有固定收入，足堪生活。八八之後，菜園被沖毀了一半，倖存的土地則在溪水的另一端，因雨季時沒有便橋運出作物而全數棄收。（樟山部落沒有便橋的故事，請點選這裡閱讀）「所以說，種（橋的）這邊就好了，不要種那邊啦！」Ibu沒有怨言，只是下了這樣的結論。

但是「種這邊」的地，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專攻收入相對穩定的蔬菜了。灌溉的管線遭沖毀，重新整地也要不少經費，Ibu已無力再負擔。曾有一段時間，她擔任八八零工，負責整修樟山國小旁一座小小公園，零工一結束，又回到憑藉雙手、風險自擔的農耕生涯。

想著失去灌溉管線的菜園，Ibu說：「我想要種芋頭，因為它們不用水也可以活。」但這是春節過後的打算，眼前是樹豆成熟的季節，Ibu還想先採收樹豆。雖然家裡的樹豆數量不多，其實是種來自己吃的，但聽說今年因為風災改變了土壤和環境，樹豆產量銳減、價格飆升，Ibu有些躍躍欲試：「有半袋（麻袋）就可以賣了，反正那麼多也吃不完……」

面對馬路坐在家門口的Ibu，一邊聊著自己未來的「生產計畫」，一邊喝斥追逐過路車輛的狗群。她說：「這些都是沒人要的流浪狗，我給牠拿來養的。沒辦法，這裡沒有人，都是狗。」沒有人煙的部落裡，Ibu一家人晚上八點就會熄燈就寢。

工寮邊的火堆

相較於樟山部落，多數人家都還留居的復興里，稍顯熱鬧些。傍晚時分，尋覓村子的巷弄門角，偶然能看見居民三三兩兩，圍坐在小小火堆旁烤火聊天，一如過往無數個山上的冬夜。

高阿公工寮後方的柴火堆上，架起了鐵絲網，豬肉在其上泛著油光，阿公的親友都在結束農務返家後聚集過來。小工寮以水泥柱和鐵皮搭就，水泥柱的鋼筋已經外露，薄薄的鐵皮也難以招架夜晚的寒風，只有跳動的火焰還顯得溫暖。

阿公的親戚Tama Nu一邊和阿公對飲米酒，喝得正熱鬧，一邊舀起一碗清水煮成的樹豆湯，介紹著：「這就是我們布農族最傳統的湯，什麼都不要加。」已有些醺醺然的阿公則囑咐說著：「這就是我住的地方。八八，土石流，我的房子沒有了，這就是我住的地方，我不要去下面，政府為什麼不補償我……」雜在親友的談笑間，分不清是自嘲抑或是抱怨。

阿公的家在村子下方，被土石流掩埋，但他沒有選擇永久屋，而是回到村子的簡陋工寮生活。與阿公相同情況的人，在各村落裡都還有零星幾戶。他們通常棲身在工寮，工寮多在比村落更加遙遠寂靜的山裡。

離開烤火堆，放眼夜晚的村落，便空盪盪的聲息全無了。但村莊並非永遠都這麼安靜。回憶八八之前，阿芬說：「通常這個時候（冬天），他們那些遊客會去（山上）等積雪，這麼晚了都還有人經過。」談遊客，阿芬又想起：「四月分打梅子的時候，就會有夜市。好像是輪流的，每天在不同村子。打梅子，人會很多啊！」

不止有夜市，梅山口的居民回憶起，梅山口曾經還有賣雜貨、衣服、修玻璃……各式各樣的小販車輛出入。但現在，連菜車也少見了，夜市更是從八八之後再也沒出現過。「路不好嘛，沒有人要上來啊。」居民多半這樣解釋。

河床便道已經通了，雖然仍顛簸，也難保下一個雨季能有暢行的道路，但至少已經不用再行走險峻農路才能通往外面的世界。務農人家承受農損，南橫公路遊客罕至，但山裡還有野菜可以餬口，也還有親友鄰里的扶持，似乎沒有熬不過去的日子。村子裡的人，通常不再自視為災民了。而談起八八風災的影響，他們多半只是想了想，說：「很大，很大……時間好像是停止了。」